

珠落集

新以

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三角半

精裝實價五角

珠落集

新以作

刊行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

印刷者

三一印刷公司

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

特約經售處

開明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四川特約經售處

成都開明書店

巴金主編

文藝叢刊

第一集

共六十冊

路
故事新編
神鬼人
八駿圖
團圓
珠落集
雀鼠集
南行記

茅盾
魯迅
巴金
沈從文
張天翼
靳以
魯彥
艾蕪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
分
飯餘集
羊
短劍集
黃昏之獻
雷雨
以身作則
魚目集

何穀天
吳組緝
蕭軍
鄭振鐸
麗尼
曹禺
李健吾
卞之琳

短篇
短篇
短篇
短篇
論文
散文
劇本
劇本
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目 錄

幕	一
父女	二三
人間人	四九
溺	七九
鼠	一〇一
灰暈	一二五
珠落	一四三
沉	一六一
結婚	一八一

暮

度着無盡的幽寂寂長漫漫的日子，青枝和青松的年歲都在三十上轉了灣。

雖然這並不算是到了使人只有感嘆的老年；可是她們的心呢，一年一年地向衰老之境沉去。再襯上了鬱暗的，不施脂粉的，黃黃的臉，那上面有乾枯的嘴唇，和圍在黑暈之中的無神的眼睛；她們也從來不穿亮色的衣服，都有着瘦弱的身軀，用了遲緩的脚步走路……像這些，都能使人在初見之後，知道了纔是三十一歲的年紀，發着輕微的喟嘆：『呵，纔是三十一歲的人呵！』

她們也都是靜默的，就是只有兩個人的時候，也不大多說話；在人前，幾乎是像與世無染的修道者。到了真是在想說出來些什麼的時候，也只是讓嘴唇微微地動兩下而已。她們是把所有的事件，都刻在自己的心上。

說是姊妹地稱呼着，她們是雙生女，姊妹的青枝，比着妹妹青松，也不過早來到這世上半個整天，在面容上，行止上，個性上，她們都有很大的相像。可是在遭遇上，青松是嫁了纔三個月就成為了寡婦；而青枝呢，是一直沒有出嫁過的老處女。

青松的出嫁，是在她十九歲的那一年；那丈夫，是一個三期的肺病患者。本來是還不至於那樣早就嫁了的，因為這古老民族傳說上的一點真理，說是能有一點效用的，就把青松從少女成為婦人，這期間也只有短短的三月，她又成為沒有丈夫的寡婦了。

在丈夫的家中，在她自己的家中：未亡人無論如何是要一個人消度迢迢的未亡歲月。所以在丈夫的家裏，守了一年的孝，就由她有錢的父親，接回自己的母家來了。

呵，這一年，成日成夜伴了她的只有眼淚和影子，不是說因為是哀悼着死去的人而如此，她是想到了縱是尚有青春的少女，從此也只能孤寂地活到死的那麼

一天，所以，美好的事物也只是空洞的，能引起青年人趣味的，也只惹着她更纏緊了眉頭。母親和姊姊，常是來看望她，那時還在讀書的青柏，也在休假日來伴她，可是這反引起她大的傷心，就是不過分傷感地伏在母親的膝上或是和姊姊抱着痛哭，也要更多地流着淚。有着骨肉情的人，也就再難忍下心中的酸楚。

心中自覺着有無限的怨恨，做父親的人，不敢去看女兒的臉，只一個人焦灼着，憂愁着，想着如何再由自己的手把女兒所忍受的苦痛消滅。

——我若是在這社會裏沒有聲名，也沒有錢，那就容易了！

但是，凌空的幻想，是沒有一點用；空使他增了幾莖白髮，臉上多了一兩條縐紋而已。他還是只能垂了頭，吐着長長的嘆息。

每次聽到妻和女兒們來說青松的幽淒的情況，就好像用鈍的刀，來割着他的心。就是容忍着，不大聲地叫出來，那眼淚也要像珠子一樣地，在他那滿了繡紋的臉上掛下。這時候，他最愛的兒子青石，就能得了信息，趕來勸着他到花園裏去散散步，

或是起始着其他的談話，使他暫時地把這件事忘掉。

「總得要想法子，像青松姑兒是不能活下去的。」

私下裏，母親和青枝時常說到這樣的話。雖然是常說着，也不敢把這話和她們的父親來說；可是從觀察中也就清晰地看到，他自己也每天在思慮着這件事。

避開了大的周折，解決了小的煩難，就把青松，在一年之後，迎到了母家來住。

但是在青松的心中，雖然是回到了生長十九年的家中，總自己覺着有一種說不出的差異。在本身上，一個婦人，一個死了丈夫的婦人，就只該沉靜靜地；在別人那一面，雖然說是對於嫁了的女兒的一種應有的恭敬，而在青松的心裏，却容容易易地想到了那是冷淡。

只有青枝對她是和從前一樣，甚至於比從前還要好一些的。終日伴了她從一個早晨到一個早晨，如以前一樣，就是在睡着的時候，也不離開。當着她稍稍爲寂寞之感所苦，青枝是更靈敏地覺察到，就過去和她相偎地坐着。

她們默默地握着手，讓眼淚自然地籠罩了眼睛，像將吐盡胸中所有的鬱悶，青松大大地嘆息着。

於是她們把眼睛抬起來失望地互視着，青枝緩緩地說：

『不要常是這樣悲傷，二妹，住到家中來我們不是可以天天相依麼。』

青松立刻露了懷疑的眼光，她微微地搖着頭，想着這不過全是姊姊的好心，說來給她暫時安慰的。

『姊姊總該有嫁到人家的一天！』

『什麼，二妹，』青枝的臉有一點紅起來了。『我不願意有任何男人來做我的丈夫，我要陪伴了你。陪伴了妹妹來消磨這一生。』

說着的時候，青枝的聲音在抖着，她的臉更紅漲起一點來，爲這純真的情感激蕩着，身軀都微微地顫動。

『呵，我的親姊姊……』

青松的淚被感動得滿了臉，抱了青枝在傷慟地哭着。

漸漸地，她們的心沉下來了，她們不是在期待着什麼，這寂寞的日子之後仍然是寂寞的日子。在父母那一面，有時候覺得對青枝很沒有盡自己的責任，又知道了青松所忍受苦痛之錯誤的起源；於是就直接間接地告訴她有那麼一個好男人，在父母那一面是如何已經覺得很滿意，可是還要她自己來定的話。這事爲青松知道之後，就懷了一點憂懼；可是反而如此說着：

「姊姊，不要爲了我就誤你的一生，你不能如我那樣苦命，你能有痛快的日子。」

但是說過這話，青松的血像是靜止了，她像等着大風雨一樣地在等了她或是點一點頭的回答。青枝却用遲緩的語句說：

「我不，妹妹，我不；我願意永遠地陪伴着妹妹！」

於是她們又是相對地流着淚，用淚眼凝望着窗外漫長的情景。

如這樣的事三番兩次之後，青枝爽性和父親母親說明了，用堅磨一樣的心說動了老人，情願在孤寂中度过此一生。

『社會上的人又要來指摘我了！』

父親在嘆息着。

『這全是我個人的事情，父親不要過分地擔心吧，就是有人來說什麼，我也可以挺出身子的。』

除此之外呢，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困難了。他們實在也不是因為減輕負擔而把女兒嫁了的。提到錢，做父親的人也可以捻着鬍子驕傲地說隨她們用這一生；說到社會上的指摘，却因為上面可以使他滿意的原因，更將重大了吧？

但是，她們就真的踏上了這生活的路，一天一天地過了五年，十年，厭煩了一切歡快，只伴了無盡的如靜水的日子。在以前，也許想在喧笑中忘去這無涯的枯悶，或是痛快地相抱痛哭，徒然是爲了灑出胸中無由的煩惱；可是漸漸地感覺到，她們的

情感不該有如此大的波動，只能淡淡地，均勻地來在人生的路上緩行，像一輛牛駕了的車，那麼慢慢地，穩穩地。於是她們，甚至於連大的嘆息也沒有了，過分的喜悅，也不過能輕輕地使她們的嘴角向左右拉長一點而已。

有時候她們想到了弟弟青石，自從有了妻之後，不是已經顯然地看到了有一點冷淡麼！而且，父親老了，母親也老了，可畏的將來，就清晰地在腦裏映着。雖然弟弟是平日所深知的，但是有了女人，該有如何的變化呢？若是所想到的不全然是空妄，那麼，那麼……

過慮是立刻就平淡下去，無常的人生，無常的日子，就許是還等不及那麼一天的到來，他們能保有好的友愛，永遠地分別了！在這樣想着的時候，她們的心又輕鬆下去，她們又無憂無慮地面對了這無盡的日子。

在每一個早晨，從安適的睡眠醒來，自窗紗透進來的陽光，早就鋪在她們的牀上和地上。好的夢境也許還殘留在她們的腦子裏，但是想到了這冗長的日子，就微

微地又皺起了眉。雖然物質上的一切都是那麼好，可是想起來總是有那麼點缺欠，這缺欠，她們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是成爲無可彌補的了。這時候女僕會安嫻地推開了門，走進來，沒有風雨的天就先爲她們開了窗子。一陣陣丁香或是玉蘭的香氣從窗口湧進來。她們披了衣服，走下牀來，呆呆地望了窗外的好景色。

若是在春天，她們就能看到冒着春之氣的地面，也好像能聽到草根在土裏鑽芽的聲音，楊柳是更柔軟更長的垂在風中掃拂着。女僕定然溫和地說：

『小姐，不要儘立在窗口吧，春風是寒的。涖浴的水已經放好了。』

於是她們就依戀地拖了更懶的脚步，到浴室裏去。然後，在二三十分鐘之後，她們疲乏地走出來，頭髮散亂地披在肩上。女僕這時早就爲她們又關上了窗子，隨着也就把早餐捧進來。

穿好了衣服以後，她們自定的工作也就起始。她們有的時候臨帖或是畫着工筆人物，有的時候撥弄着古琴，或是青松諦聽着青枝吹着一支簫，時日就這樣似易

似不易地過去了。

因爲惦念着她們過於寂寥，在從前，家人也常到她們的房裏來，可是立刻就看到她們並不感到興趣，除開了母親之外還帶出一點厭煩的樣子；於是就相約了不再攪擾她們。見到人，她們幾乎是一句話都不說，還露了極不自然的神氣，但是她們也不說使人難堪的話，她們只皺皺眉，或是顯出莫可奈何的樣子。

在這間房子之外呢，這家庭成爲浮囂了的，青石的太太會哭着鬧着，因爲青石一夜沒有回來。有時候，半夜裏把睡着的人都驚動起，爲了兩歲的孩子哭得太久，做母親的人想到了有什麼毛病。或是男僕和女僕有了不清楚的事……但是這些事都不能波及到她們，就是鬧着的聲音，也爲門窗所阻，成爲極輕微或是全然沒有什麼的。

有時候，青松像是完全爲繪畫抓住了，她耐心地描着，把頭低得時間太久，淡黃的頰上現出兩塊病態的紅暈來。她也露了一點倉惶尋找着不同的彩筆和墨筆，間

然地她有一絲的笑容露出來，她仍是靜靜地在她的工作上努力。正在翻看小說的青枝，定然會和她說：

『妹妹，停停手不好麼，照這樣又要引起頭痛。』

青松抬起頭來，暫時地把筆離開了素絹，倏然地有着含了孩子一樣的喜悅的臉，但是迅速地又消失了，她靜靜地回答：

『就要完了，人高興起來就把一切都忘掉。』

她淺淺地笑着，青枝就走過來，看着她即將完成的一幅觀音像，用清淡的色勾畫出來的，莊嚴而嫺靜的佛容，超超然地立在一片荷瓣之上。

『這不是算完了麼？』

『荷瓣還沒有填上顏色呢，也要題上幾個字。』

她把用過的筆在筆洗裏洗淨，調和着淺粉色，輕輕地抹着，然後用白水把近邊的地方描得更淡一些。她用了墨筆恭整地寫了『青松沐手恭繪』這幾個字，纔舒

滴地躺在圈身椅裏。

「我真歡喜這幅畫，妹妹，我最愛手裏拿着的那一枝淨柳。」

「那是來超度人間苦難的。」

「若是那些沒有苦難也沒有快樂的人呢？」

「那，呵，那——那就該忍受下去了！」

青松幽幽然的，像已經脫塵的人，她的眼睛凝然地望了窗外在秋風中搖擺的楊樹。

「我來吹一支曲子吧。」

青枝說過就把懸在牆上的簫取下來。

「我怕姊姊又覺得喫力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我很高興，我來吹一節昭君怨，好麼？」

青枝試吹兩聲，就坐到近窗的椅子上，她那瘦弱的身形，如遲暮的老人一樣；徐

緩而低暗的簫聲，悠悠地起來了。

這全然是在大沉默之中，幾乎連呼吸都靜止了。簫聲裏可以尋出來千古難補的哀怨，就能幻想到那麼一個絕色的佳人，寂寞寡歡地在那裏垂淚，帳外有向南捲去的風。她羨慕着青草能每年綠一回，她也羨慕着長着翅膀的鳥可以飛到所願去的地方，但是她自己，要冷寂寂地，來度過這一生。

在吹奏的時候，青枝的眼睛漸漸地爲一層淚蒙住了，她想強自容忍着，更張大了眼睛；可是那淚水却癢癢地從頰上淌下來。

青松緩緩地從自己的座位裏站起來，走到青枝的近前，輕輕地把那支簫取過來；這時青枝愕然地睜着掛滿了淚珠的眼睛望了她，好像是在問着：『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』

青松已經明白了她的疑問，她說着：

『姊姊，我就是怕你傷心。本來吹簫就是一件費氣力的事，再要是落淚，那不是

對身體不好了麼？」

在說的時候，青松用了自己的手絹爲青枝拭着臉上的淚痕，可是當青松也坐下去的時候，她們突然地相抱哭起來。

暮，像是漸漸地落下來了，蔚藍的秋之天，成爲深紫，又成爲深灰了，成羣的烏鴉在空中飛過去。這很容易使人想到了這古老的城，興衰是都在烏鴉叫着的聲音之中。或是一個預示，說這城就要深深地沉入夜的黑暗之中。這頹然的景況裏，秋風還在捲着一片片飄下來的葉子，打在窗子上，吐着不爲人所明瞭的哀訴。它們是有過好時光的，在知道了將與時俱亡，就把一點的精力將自身成爲紅紅的艷艷的；可是，當着秋的日子得意地前進着，它們就從上面落下來，它們要爲人的及獸的腳所踐踏，磨成了道旁的灰塵。但是蒼茫茫的暮色能把一切都包起來，沒有美也沒有醜，要使人們把什麼都忘記，都只成爲模糊的影子。

暮景中，望到她們抱着的輪廓，那是早已失去了青春火熱的，惟無力地，像忍受